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俞平伯
Yupingbo 散文

- 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
- 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
- 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彬彬◎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學生閱讀經典
STUDENT CLASSIC READING



俞平伯 散文

本書收錄俞平伯先生散文名篇，內容豐富，文筆流暢，是學生閱讀經典的必讀之作。

本書適合高中、大學學生閱讀。

本書為《學生閱讀經典》系列之一，歡迎訂閱。

編者：張其成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俞平伯散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俞平伯散文 / 俞平伯著; 彬彬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80675-406-7

I. 俞… II. ①俞…②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839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俞 平 伯 散 文

彬 彬 选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 NMWH. COM 邮 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李田静

封面设计 杨 群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0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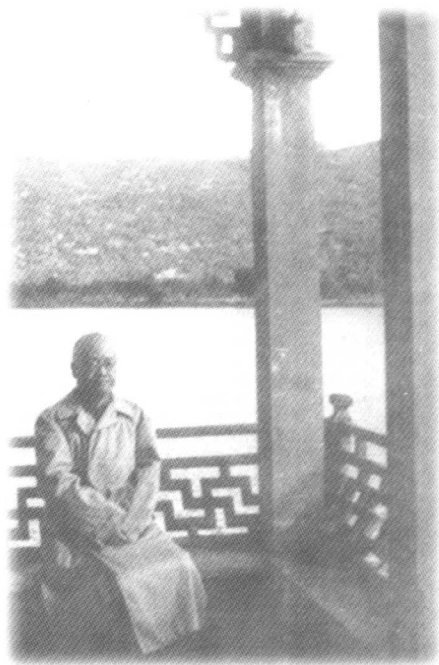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5-406-7/I·196

定价: 16.00 元



晚年的俞平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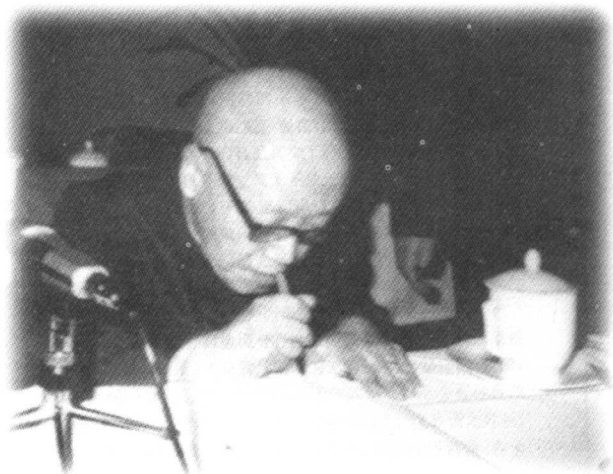
俞平伯在湖边



俞平伯在公园



俞平伯在古楼



工作中的俞平伯

臨江仙 咏红梅夢
惆悵西堂人遠仙家
白玉樓成可憐殘墨
意能模畫妙銷粉淚
綠柳向啼顰燕
多少空迷命醉真堪
石破天驚休言誰創
興誰承信心先後覺
說夢古今情

又和一首
雲何寧為倚樓寬唐璣
深藏品評雅那知風露清
幾句秋後芙蓉亦牡丹
未多筆一色秋丹
仙雲縹渺迷歸路豈有
天香艷跡留左右朱門羨
別時手教人寫盡紅梅
三建作平內男入讀之圖仁樓
見通社及古詩古今社

俞平伯手迹

目 录

杂 拌 儿

《冬夜》自序	(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5)
陶然亭的雪	(11)
重刊《浮生六记》序	(17)
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19)
怪异的印象	(25)
《吴歌甲集》序	(28)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30)
重印《人间词话》序	(32)
山阴五日记游	(33)
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	(37)
析“爱”	(43)
雷峰塔考略	(51)
文训	(57)
我想	(60)

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记	(62)
跋《灰色马》译本	(65)
重刊《陶庵梦忆》跋	(71)

燕 知 草

自序	(74)
湖楼小撷	(76)
芝田留梦记	(86)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91)
梦游	(97)
城站	(99)
眠月	(102)
雪晚归船	(107)
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	(109)
出卖信纸	(111)
冬晚的别	(114)
打橘子	(118)
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	(123)
重来之“日”	(128)

杂拌儿之二

诗的神秘	(132)
“标语”	(154)
阳台山大觉寺	(161)
中年	(165)
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168)

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	(169)
梦记	(171)
没落之前	(180)
春来	(182)

燕 郊 集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184)
性(女)与不净	(192)
演连珠	(194)
赋得早春	(198)
进城	(201)
秋荔亭记	(203)
教育论	(205)
广亡征!	(212)
国难与娱乐	(218)
元旦试笔	(221)
人力车	(223)
闲言	(225)

集 外 散 文

东游杂志	(228)
这鬼!	(241)
一日记所见	(243)
秋荔亭随笔	(245)
无题	(247)
独语	(252)

读书的意义	(258)
诤友	(261)
回顾与前瞻	(266)
漫谈“百家争鸣”	(269)
哀念郑振铎同志	(271)
“五四”忆往	(275)
《书带集》序	(279)
旧时月色	(281)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286)
一年来的感想	(291)
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	(294)
祝京市文代会	(299)
忠君与爱国	(302)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306)
谈谈古为今用	(310)
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	(312)
新年的梦想	(315)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	(319)
随笔四则	(321)
为《中外文丛》拟创刊词	(326)
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	(329)
我的道德谈	(335)

杂拌儿



《冬夜》自序

《冬夜》出版了。三年来的诗,除掉几首被删以外,大致都汇在这本小书里。

我所以要印行这本诗集: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沉寂了,想借《冬夜》在实际上做“秋蝉的辩解”;(这是我答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文,去年在北京《晨报》上登载。)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公开于民众面前。至于收获的是稻和麦,或者只是些野草,我却不便问了,只敬盼着读者的严正评判罢。

如果是个小小的成功,我不消说是喜悦的;即使是失败,也可以在消极方面留下一些暗示。只要《冬夜》在世间不引着人们向着老衰的途路,就可以慰安我的心。至于成功与否,成功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却非我所介意的事。

关于诗的我见,不便在这篇小序里赘说;现在只把我所经验到的,且真切相信的略叙一点,作为本集的引论。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做诗原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来说明他。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只要不十分拘执着,我想也或无碍的。

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章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

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至于表现出的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即至于是诗不是诗;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就可根本上无意于做诗,且亦无所谓诗了,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但依我的愚见,或者竟是谬见,总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我们不妨先问一下:“人为什么要做诗?”

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是连带而生的。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我宁说些老实话,不论是诗与否,而不愿做虚伪的诗;一个只占有诗的形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什么是诗?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若说非谨守老师、太老师的格律,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便不算是诗;那么,我严正声明我做的不是诗,我们做的不是诗,并且愿将来的人们,都不会,亦不屑去做诗。

“诗是为诗而存在的”,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这话我一向怀疑。我们不去讨论、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反而哓哓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真是再傻不过的事。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的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的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的心正是人的心,诗的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做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心。我反对诗人的僭号,什么人间的天使,先知先觉者……我只承认他是小孩子的成人。

在《冬夜》所有的诗,说起来是很惭愧啊!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本没有留稿的价值;只因可以存我最初学做诗的真相,所以过存而不删。第二辑里的,作品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这一辑里长诗最多。三、四两辑都是去年做的,三辑的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像《凄

然》、《小劫》等篇，都和二辑有所不同。四辑从《打铁》起，这正当我做《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这个时候，所以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稍有平民的风格，但是亦不能纯粹如此，这是我最遗憾的！

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只有一个牵强辩解，或者可以如此说的，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但我却把他们一齐收了进去。自我不是整个儿的，也不是绝对调和的。有多方面的我，就得有多方面的诗，这是平常而正当的。“在不相识不相仿的路上，自然涌现出香色遍满的花儿！”

小小的集子，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将占据了读者们的可贵的光阴，真是我的罪过了！但我以为我的尝试底失败，在于我根性上底无力，而不专在于诗底不佳。我始终以为这种做诗的态度极为正当。我总想很自由的，把真的我在作品中间充分表现出来。虽说未能如意，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这请求读者们底宽恕，减少我冒昧出版《冬夜》底罪过了。

在付印以前承他的敦促；在付印之中，帮了我许多的忙，且为《冬夜》做了一篇序。这使我借现在这个机会，谨致最诚挚的感谢于朱佩弦先生。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抄集原稿至于两次，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

1922年1月25日于杭州城头巷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我们消受得秦淮河上的灯影，当圆月犹皎的仲夏之夜。

在茶店里吃了一盘豆腐干丝，两个烧饼之后，以歪歪的脚步趔上夫子庙前停泊着的画舫，就懒洋洋躺到藤椅上去了。好郁蒸的江南，傍晚也还是热的。“快开船罢！”桨声响了。

小的灯舫初次在河中荡漾；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作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启，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省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他已是重来，很应当消释一些迷惘的。但看他太频繁地摇着我的黑纸扇，胖子是这个样怯热的吗？

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熏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密匝匝的绮恨逐老去的年华，已都如蜜糖似的融在流波的心窝里，连呜咽也将嫌它多事，更那里论到哀嘶。心头，宛转的凄怀；口内，徘徊的低唱；留在夜夜的秦淮河上。

在利涉桥边买了一匣烟，荡过东关头，渐荡出大中桥了。船儿悄悄地穿出连环着的三个壮阔的涵洞，青溪夏夜的韶华已如巨幅的画豁然而抖落。哦！凄厉而繁的弦索，颤岔而涩的歌喉，杂着吓人的笑语声，劈啪的竹牌响，更能把诸楼船上的华灯彩绘，显出火